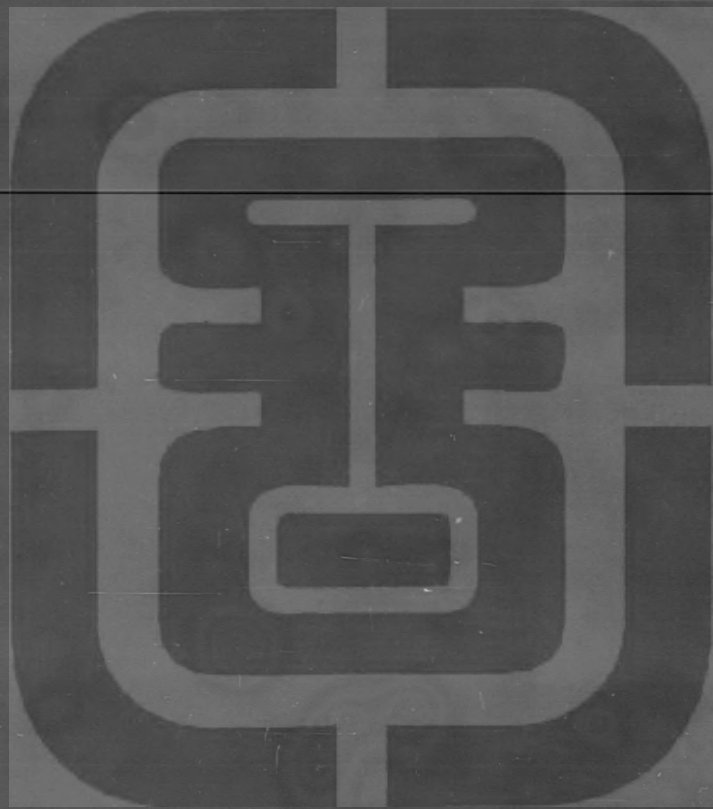


三國

三國



明帝紀第三

魏書

國志三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疑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

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 魏末傳曰帝常從文

帝獵見子毋鹿文帝射殺鹿毋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毋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卽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丁巳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

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卽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旣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癸未追謚毋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爲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

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爲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爲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

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
治兵于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
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
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
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郎姓孟名
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待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
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
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
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
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
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
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卽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

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 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
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卽王位旣宿知有達聞其
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
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
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
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
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
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
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
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
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
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闊禁與世無

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
續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
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
人衆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
卿得無爲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
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太猥又不宜
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達既爲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
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
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
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
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于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

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
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蜀大將諸
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

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
來旣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
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

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
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

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

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
大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
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
不瓦解爲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裹盡毛殫刖趾適履刻
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爲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
朕卽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
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
畫外未以爲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
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
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
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
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

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爲
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

魏略曰是時謠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
師自卜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卜太后悲喜
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
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
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
貢士以經學爲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
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
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

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

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爲人雄壯少入軍爲部曲督數有戰功爲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

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

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

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竈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

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

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

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

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 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祭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

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帥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

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勅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爲軍糧

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

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疆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

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饗之

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
非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
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
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
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
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
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
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
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
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
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
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

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爲
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
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爲妻太祖疑其有色
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爲銍長及劉備
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爲之長乃蚩
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
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
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朗游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
無尤也及明帝卽位授以內官爲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
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
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

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爲起大第於京城
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爲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
公侯 世語曰朗子秀勁厲能直言爲晉武帝博士魏略
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
爲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
弈踰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
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餽遺
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旣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
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
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卽王位
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
域貨賂許爲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 魚豢曰爲上

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
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
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廢傾
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
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
馬樂浪公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
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
友妻光前妻女 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
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
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爲之儉 傅子

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
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
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歿生偶與發冢
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
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
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
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大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
陽公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
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詔曰
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

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
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
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勳殂落四海如
喪考妣遇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
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謚公漢
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大牢告祠文帝廟曰叡聞夫禮
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
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
叡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
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
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
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朗于茲蓋

子以繼志嗣訓爲孝臣以配命欽述爲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獻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重紱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爲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燦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鷄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

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馱帝心乃仰欽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旣舉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高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周之慙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茲弘

委三
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經哭之慟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爲山陽公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魏氏春秋曰亮旣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

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顛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

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
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爲太尉己亥復置朔
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
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

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家者得殉葬女子經
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
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
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
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擢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

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
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
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
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
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瞻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
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
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采恩太子舍人張茂以
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典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
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
旣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
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
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

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尠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官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

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襯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

舍人且臣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巳酉中山王袞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

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

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雞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

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珎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

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宮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在音仕於是在音仕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

夏四月

魏書曰初文皇帝卽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卽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羣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旅朝會建大白之旗

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爲正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騶牲用駢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卽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卽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卽戎

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禘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

魏書卷之三
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旣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

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翼亮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園丘

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旣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

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
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
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關焉曹
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
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
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
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至
晉泰始二年并園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郡即音其已
反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已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
分襄陽郡之都葉縣屬義陽郡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簣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

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

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

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

主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

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
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

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秋或泣因留於霸
城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

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
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
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
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
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
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

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
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
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
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
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
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
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
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
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
問後為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

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之宣王對曰淵
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以守襄平此為
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之預
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以先
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
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
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
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
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
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
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
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

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
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
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
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
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
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母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為宣王
副也

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
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
邑符離蘄龍亢山桑浹虹浹音胡交反虹音絳十縣為汝陰郡宋縣
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
為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

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
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
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
樵採

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致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
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
見張宿

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
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
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蕞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
贊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贊奕等分兵夾山東
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奕諸別

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勅未到奔軍爲惇所破贊爲
流矢所中死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
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
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
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
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
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論
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爲司徒司隸
校尉崔林爲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
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
燕王宇爲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

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
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
後害陰圖間之而空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
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
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
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
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
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
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卽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
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彊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
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

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

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令爲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三年春正月丁亥大尉宣王逮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

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

魏略曰帝旣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爲詔旣封顧呼官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而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宜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口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卽日帝崩于嘉福殿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三

三五

魏書曰殞于九龍前殿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癸丑葬高平陵

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許相質務絕浮華譖毀之端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弟經耳日終不遺忘含垢藏疾

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自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幸脩順祖廟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歟乎

乙未十二月十五日

日校完明帝紀

祭酒馬夢龍

明帝紀第三

魏書

國志三

三少帝紀第四

魏志

國志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鴻業熒熒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惣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
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
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
洿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傳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
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翼陽爭酒失杯而汗
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
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
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
此山草木之皮臬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
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
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
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
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
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臣松之昔從征
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
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
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 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
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
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
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
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續其毛織以爲布

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
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
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

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

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

干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

御之此爲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
一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
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
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
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
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
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
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
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

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
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
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
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
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
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
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
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
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朝庭
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
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

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己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四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禘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大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麗夏五月討歲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

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癘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臣松之案帝初卽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爲良人旣有此詔則宜遂爲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癘疾殘病竝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

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撻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柵中斬獲數千柵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柵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

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疆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疆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巴東淮南諸郡三后巴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

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斲礪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

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大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

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爲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

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爲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

西界

秋七月恪退還

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

徽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三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
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
一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郗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
姜維寇鈔脩郡爲所執略往歲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
圖闕關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
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
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
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
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
不爲屈劉禪以爲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

賀且拜且前爲禪左右所遇事輒不克故殺禕焉 臣松
之以爲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
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
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爲敵國非有趙襄滅
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
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
於蜀旣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爲時主所
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
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紀 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

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名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音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

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卽出允爲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爲領軍而建此謀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詭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

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

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疑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爽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闕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虞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顓臣鄼博平侯臣表侍中

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殿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鈗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勲烈光被六合皇帝卽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僂郭懷素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遊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爲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爲譏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勲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

華勲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勲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遊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馮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

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携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敎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

以爲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名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

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 魏世譜曰

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郟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僮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

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于上兆民聽于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

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

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頌皆晉之令史璠
頌出爲官長溥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
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頌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
官商最爲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于寶孫盛等多
采其言以爲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諸
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
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
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
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
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
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

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
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
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
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
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
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
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
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
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
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
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
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于原野

委六四
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
次鈎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
顓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
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顓等曰有夏既
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
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
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顓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
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
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
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

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
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
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
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
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
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
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
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
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
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旣畢顓
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

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犍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

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旣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烏副焉丙辰

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于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

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

順考古道非其經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

萬曆二十四年刊

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煜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上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煜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 傅暢晉諸公贊曰帝

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爲

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反其原道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為誕所誣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躡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巳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豐厚

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蓋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

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於
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
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
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
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
豈不緣在始失中乎

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
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
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
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
簿宜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
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光
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惲等
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
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
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
將軍親揔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
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
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
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
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衮功
曹應余獨身捍衮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
徒署余孫倫使蒙伏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逆竄得出音卽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醊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爲千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

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卽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旣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

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
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
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
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
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
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
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魏氏
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
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鳩之卒鄭玄注
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
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蔡邕明堂論云更
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

女傍叟今亦以爲更以此驗知應爲叟也 臣松之以爲

邕謂更爲叟誠爲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
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
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
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
公卒年二十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劔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

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爲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宍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

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
明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
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
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
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
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
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
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莫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
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
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卽密有令語大
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
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爲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
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
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弒逆賂
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
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
常侍王業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爲晉中護軍

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
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
稷顛覆爲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
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
共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

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毋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旒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旒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卽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

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卽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卽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爲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爲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

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已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

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宜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空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叢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剥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蹙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

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顛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王之文殆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犄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懼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輔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

馬炎爲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
休遣使鄧句勅交趾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
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
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卽順
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
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
弋上表自陳又交趾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
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
督交趾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
心欵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
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
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旣使

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
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
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
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
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
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
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
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
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
荒閭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趾僞將
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
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

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偽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
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
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
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
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
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偽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
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為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
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
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
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妻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
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
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

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
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腮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
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
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
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
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
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
委順方寶繼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
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
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
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

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
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摠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
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
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
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征東大將
軍石苞為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乙亥葬
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
國致遠之勲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
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
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
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謚曰元
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
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
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
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
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
南面輔宰統政仰尊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
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十五夜校終

三少帝紀

夢禎

三少帝紀第四

魏書

國志四

后妃傳卷第五

魏書

國志五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媿。虞道克隆。任妃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
內宮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
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
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
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
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
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
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
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
人視千石

武宣下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二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

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遷至洛及董卓爲亂太
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
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
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
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
養之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
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
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
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
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

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
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爲嫡加有子脩丁視
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
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
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
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
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
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 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
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
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
者爲僞故取其中者

文帝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
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
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
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二十四年
拜爲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
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
祖崩文帝卽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
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
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文帝令
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
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
以爲言 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

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 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卽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至泰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爲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卞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爲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

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爲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爲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爲高

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爲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髮鬢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答言

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
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
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已誠不知書何
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
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
匹夫無罪壞壁爲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
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卽從后言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
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
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
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

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異州
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
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
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今新婦舉頭姑
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
意遂爲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
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
擘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旣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
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
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

養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后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言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權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

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嘆曰此真孝婦也平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

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
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
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
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
更迎后会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
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
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
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
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
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
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
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
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
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
陵大禮旣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
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
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
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
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
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
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
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

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大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韞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

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敬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

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爲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旣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

於此爲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 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爲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温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温本國侯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温三人位特進惠爲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惠暮年官更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

由此出惠爲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爲廣樂鄉君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卽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淳高唐令次女昱次卽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郭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嬖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覺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

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卽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

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柰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

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

魏略曰明帝旣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讐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 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

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戲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旣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熒熒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爲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爲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

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卽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

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
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
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邵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

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
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
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
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薨子嘏

嗣為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
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

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十二月十七日

校完后妃傳

夢禎

后妃傳卷第五

魏書

國志五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五

五

董二袁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爲穎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爲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爲掾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

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巳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棗鄉侯徵爲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

卽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效力邊陲卓再違詔勅會爲何進所召

靈帝崩少帝卽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鍾鼓如洛陽卽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眞眞歿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爲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

典畧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
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
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
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蠡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
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
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
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
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
至河上諸黃門旣投河成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
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

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 獻帝

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
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 典略曰帝望見

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
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

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
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

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
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

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
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

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

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
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
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
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
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
闕下

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
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
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

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
疆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
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劉
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弘農王尋又
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
君臣所以爲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欲
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
甲旣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
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

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爲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卽尊皇祚王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旣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允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

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爲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旣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劔立搃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

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

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柰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竒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

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方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瓊之別名爲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

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
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麩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
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
者以我彊兵跋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
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
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
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
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
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
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續漢
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
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

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
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
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
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亾百無一在
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
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麩沸蟻
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
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嶠函險固國之重
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
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
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

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卽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百
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
毀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
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
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
恃寵放縱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
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槓殺之

卓至西京爲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轎時人
號曰辛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記曰卓旣爲太師復欲稱
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
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

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
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
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
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
時尚未笄封爲涓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
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
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九子璜爲使者
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爲禮招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
府啓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
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
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
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
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
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
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
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
遂與嵩和解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

下祖道於橫門外

橫音光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

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

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

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

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表術交關遂笞殺之

傅子曰靈帝時榜門賣官于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

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

類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

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于劉翥唐珍張顥之黨乎

風俗通曰司隸劉翥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

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

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翬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于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歎

悉椎破銅人鍾虞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于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

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

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

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裹甲而入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曼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歿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爲王臣世受漢恩國王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鯨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誦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誦議遂殺邕 臣松之以爲蔡邕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歿亾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記傳述有奇功於 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

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旣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在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 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歿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

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懼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鉄鎖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允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記云筮人常爲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旣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爲用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所在収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

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乃呼文才整儉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顔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廋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

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 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

也
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爲卓時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

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傕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廐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管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傕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

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傕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

出關從傕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傕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典略曰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閒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柸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傕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告傕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

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
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僊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
塢門內外隔絕諸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
求米五斛牛一匹以賜左右僊曰朝舖之飯何用米爲
乃與腐牛骨皆食之食帝大怒詔責之侍中楊琦上
封事曰僊邊鄙之人於夷風今又自不知所存悖逆常有
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
不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僊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僊以
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僊欲移乘輿與僊
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
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民在
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

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
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
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
甚僊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
止帝聞溫與僊書問侍中常洽曰僊弗知滅否溫言太切
可爲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僊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僊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
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
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僊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

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効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
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
起居求入見催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刀侍中侍郎見
催帶仗皆惶恐亦帶劔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
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
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
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劔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
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禎催州里素與催違語催所
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
謁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酈
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
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

等邪必欲誅之君爲涼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辦多不多
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
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
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曼
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
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
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
至尊誰爲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
楊奉白皮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
肯盡力也催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催不
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爲催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
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太尉李將軍

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傕聞之便勅遣酈酈裁出營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爲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

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旣度橋士衆咸呼萬歲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鄙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傕汜大戰奉兵敗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爲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爲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旣誅遷大司農爲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

等爲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
侯萌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
萌萌有答在粲集中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
家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
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
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况今無師太尉謀是
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
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
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尚
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

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
舟中之指可掬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
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
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
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
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
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齎
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
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
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爲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爲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

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

汜爲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鄆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爲穰人所

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爲恣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爲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起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 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

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紹卽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爲子 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紹有姿兒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表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

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承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結謀

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

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竝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爲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

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旣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闇非萬機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疑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

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爲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爲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鬪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

紹旣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岱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

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

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辨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一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

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表車騎引軍東
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諶曰公孫
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表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
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
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
州以讓表氏表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
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
勿疑馥素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
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表紹孤客窮軍仰我
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
以州與之馥曰吾表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
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

乃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
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
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
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表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
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
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
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
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

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

沮音

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

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
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擐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

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 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六匠吳脩齋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厨 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表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 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毒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

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
令臨僕尸骸也臣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
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
紹皆思爲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
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
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
登屋馥走上樓収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収漢殺之
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
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
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
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
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
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
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又在涼
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
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
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
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
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子於營中
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

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逃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關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旣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衆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涕泣曰客不憂白馬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

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壹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陞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

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贊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

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爲太尉轉爲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

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衆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表爲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爲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

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
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
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矣 英雄記載
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
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
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
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
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
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
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

州爲都督未爲刺史後太祖拜爲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
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
姓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
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爲腹心王脩
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
至今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
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
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
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彊棄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
罪也

又以中子熙爲幽州甥高幹爲并州衆數十萬以審配逢紀
統軍事田豐荀諝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率簡精卒十

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
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
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
之矣 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
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
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
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
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
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
河朔之疆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
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疆謂之驕兵兵義無敵

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
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
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
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
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
慮之失也夫夫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
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
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
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
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
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

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積璧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闖遺醜

本無令德僂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賊威柄翼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帑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造於操也後會
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部之警匪遑離局故
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主而便
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
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
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
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位操
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
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
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
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

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
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
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
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
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
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異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
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爲梟雄往歲伐
鼓北征討公孫瓚彊禦築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
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
行人發路贖亦梟夷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
阻河爲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
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于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

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
前荊州下宛葉而摘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
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燦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
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
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
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
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
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
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
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怵軍之破敗在此舉

也楊雄有言六國出出爲羸弱姬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
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
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
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
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
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
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
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
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旛動而鼓說曰旛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

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

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

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

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表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表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

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闡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

亦慚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謁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英雄紀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

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於無極游於

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脊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旣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

一洗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僇尸流血聞之哽咽
一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
一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
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
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
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
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
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
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矚克已復禮當振旆
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
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
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異聞和同之聲若其

泰也則表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譚尚盡不從 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
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曷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
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歆歆
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
蒯賸而立輒蒯賸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
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賸終獲叛逆之罪而
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紂
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誥誥
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
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亞
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

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
旨加以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
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
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
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鴈行賦爲幣主雖傾倉
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
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
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曷凶險讒惡
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曷忘孝友之
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
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異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
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

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
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
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
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
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
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
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
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旣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
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
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旣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
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
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

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
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
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
場雖近郊壘夫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
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
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
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
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
度事宜錫以環玦 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旣劫
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
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

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爲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爲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

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
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
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
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
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
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
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
秋竝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旣敗逃於井中於井
獲之臣松之以爲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
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爲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
爲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
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

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爲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
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
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
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
及圖等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表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
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軟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表
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
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
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
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

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勝而奪已愛故也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典略曰尚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爲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奔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

云買尚兄子未詳

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表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爲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旣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

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睿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弈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况非君命乎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温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温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楊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楊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旣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温不爲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

碑節拘留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

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勦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

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

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

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爲呂布所破後爲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灤山復爲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表譚發病道死

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表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吳書曰術旣爲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櫛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表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而死

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叔視術女入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
祗田林爲八交或謂之八顧 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
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
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爲
八友 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
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
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
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荅曰以約失
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
廆爲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爲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表術屯

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爲華容
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
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表術因之
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
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
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
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
也表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
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
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
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
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

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表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爲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羲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肯盟王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

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

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旣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蘇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太祖與表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閒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

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

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心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

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雠隙

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

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噉別有傳 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

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 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竝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

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宗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刪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爲光祿勳

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

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
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
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
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
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高大鴻臚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
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鄜西山中黃巾起
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
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注荆州平嵩疾
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

羲侍中

羲章陵人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
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
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
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願修章
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
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
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旣無忠義之
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
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
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
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
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

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
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爲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

言爲當但評旣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猶自矜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乙未十二月 十日校完 禎釋

